翠袖乾坤

阿嬌慘遭捲入鋒芝婚變門

查小欣

鋒芝婚變消息，在一片猜測他們是否已正式離婚、爭撫養權，栢芝力挽婚姻的眾說紛紜、重複翻炒聲中，大家都感疲累之際，忽然爆出阿嬌鍾欣桐介入鋒芝婚姻，做了小三，當謝霆鋒在內地拍《新少林寺》期間，阿嬌正在橫店拍戲，因而藉地利之便，常往探霆鋒班，又半夜至電霆鋒傾訴心事，其中一次碰巧栢芝就在霆鋒身邊，以至栢芝打翻醋埕，並迫令霆鋒換部具視像功能的電話，方便他們身處兩地時，栢芝可着霆鋒開啟視像功能，讓栢芝審視他們所處環境及跟誰在一起。

整個報道繪影繪聲，即時遭英皇娛樂代阿嬌出「嚴正聲明」否認，指斥報道捏造事實，阿嬌從沒去探霆鋒班，亦從沒深夜致電霆鋒，並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權利。

阿嬌慘遭無辜被捲入鋒芝婚變漩渦中，幸而英皇反應敏捷，立即作出危機處理，喝停謠言的散播，力保阿嬌仍未完全重建的形象。

阿嬌雖然已全面復工，工作量逐漸增加，她咬緊牙關面對一切，在此形象人氣都上揚之際，實在受不了任何破壞形象的負面消息，我相信阿嬌亦清楚明白自己的處境，又怎會愚蠢得去做小三。大家可否手下留情，不要亂炒作阿嬌？

為何在眾多女藝人中，偏偏是阿嬌被失實報道選中做小三？因為她能令整個炒作報道的吸引力暴增，有助銷路，皆因阿嬌跟栢芝都是艷照門主角，這邊廂栢芝主動跟陳冠希破冰，那邊廂阿嬌主動親近謝霆鋒，構成四角戀，關係錯綜複雜，才夠八卦。

其實在資訊發達的今日，炒作報道撿不到多少便宜，早上報道出街，下午當事人便可透過電郵、傳真、短訊發出嚴正聲明，指正傳聞虛假。從前要等報紙記者跟進，翌日才見報，起碼是「一日鮮」，現在只有「半日鮮」，人人都知道那放在周刊封面的報道是假的，還會買嗎？

鋒芝婚變門中，阿嬌是無辜被捲入，但陳冠希則是關鍵人物，他公開栢芝主動跟他和好的經過，說的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實，不能說他錯；至於因此成了鋒芝婚變的導火線，相信陳冠希也始料不及，所以近日傳媒再追問他對鋒芝事件的回應時，他已會得迴避收斂。

維繫一段婚姻不容易，切勿意氣用事。

天言知玄

成功的本領

楊天命

最近在讀一本關於語文的書籍，其中一章藉着有趣的小故事，點明了「語序」的重要：神職人員甲突然煙癮大作，於是問上司：「我能否在祈禱時抽煙？」結果，他給上司罵個狗血淋頭。後來，神職人員乙同樣很想抽煙，而最後竟神奇地得到上司的同意，原來是因為他發問了一個相近而又不相同的問題：「我能否在抽煙時祈禱？」

所謂的語序，亦即說話技巧的一種。常言道：「人靠衣裝。」在當下這個講求「速食」的年代，其實不止外表，就連說話，也要講求包裝，才容易博得別人的重視。天命自問絕非一個擅於詞令之人，皆因我的八字中就連一顆主「表達」的「傷官」及「食神」星也沒有，不過我卻認為擁有相關的才華固然值得高興，但就是天生不能滔滔雄辯也絕不用氣餒，皆因它絕非教人成功的唯一真理。

就以戰國時代的韓非為例吧！他乃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著作及治世之道深遠地影響了後來統一中國的秦始皇，就連今日我們賴以安居樂業的法治社會，也同樣離不開法家提倡的管治之道。不過，這位影響力遍及古今的智者，卻是位天生口吃的人。同樣地，西漢的著名文學家揚雄亦是天生有表達缺陷的聰明人，但亦無損他名留千古，所以成功與否，其實與擅於詞令並無必然的關係。

在古龍的小說《絕代雙驕》中，當小魚兒看見花無缺憑武功力敵整個慕容家族、兇惡的六大惡人一聽到大俠燕南天重出江湖便被嚇得魂飛魄散後，他的內心不禁感覺又慚愧又豪情洶湧——他一生雖然自名聰明絕頂，更擁有令天下莫敵的邀月公主也避忌三分的三寸不爛之舌，但對比起擁有真本領的花無缺及燕南天，他又算得上什麼呢？

在古龍的筆下，小魚兒由那天開始得到了真正的成長，因他明白到一個人就是擁有再好的表達能力，若沒有真本領，也不過巧言令色，但只要確實地擁有真才實學，又哪用害怕世上的驚濤駭浪！

琴台客聚

法國人拍胡金銓紀錄片

彥火

前香港廣播處長朱培慶兄來電，說有一位法國紀錄片的編導Hubert Niogret想訪問我。因他在拍有關胡金銓的紀錄片。

據香港電影製作張潛先生說，這位編導與胡金銓是老朋友，對胡導演的電影評價很高，大抵明年是胡金銓誕生八十周年紀念，逝世十五周年，他想拍一部類似胡金銓的「生前死後」的紀錄片。

胡金銓，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生於北平（今稱北京），一九五〇年十八歲時到了香港，十五歲開始加入電影事業，直到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六十五歲於台北逝世。

胡金銓幾乎把他的一生都奉獻給中國電影事業。胡金銓逝世前原要在美國開拍《華工血淚史》。《華工血淚史》是美籍華人詩人張錯（筆名翱翱）寫的，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版，我把它編入《海外文叢》。

胡金銓的逝世，張錯特別傷心，倒不是胡導演拍不成《華工血淚史》，而是張錯與胡金銓是真正老友兼知己。

胡金銓晚年景況不太好，加上走得突然，特別令一眾友好傷痛不已。胡金銓走後，對他的事跡也乏人聞問。他逝世十周年，我與胡金銓的侄女胡維堯女士、梁秉鈞兄聯合策劃，並獲香港大學文學院的支持，在香港大學舉辦了「向胡金銓導演致敬——紀念胡金銓逝世十周年」公開講座。此外，《明報月刊》還做了《越夜他越美麗——集體回憶胡金銓》的特輯。

記得在港大紀念胡金銓講座上，張錯的發言十分激動，他說了以下的一段話，記憶猶新：「今天我們應該為胡金銓做更多事，可是我們沒有。一個人一個時代過去了，就是這麼殘酷。談胡金銓的機會並不多，今天可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胡金銓因手術失誤遽逝，那時候他和戴天先生、李歐梵教授都在香港，大家同是胡金銓的好友，聚會時常常提起要到台北找胡金銓。可是胡金銓卻突然走了。這十年來，恕我孤陋寡聞，很少聽見有紀念胡金銓的活動。潘耀明先生主掌《明報月刊》，他盡自己的責任做可以做的事，紀念胡金銓。那麼其他手上有權力和種種方便的人，為什麼不為金銓做點事呢？」

今天，胡金銓已離開我們快十五個年頭了。套張錯的話，在華人社會，「手上有權力和種種方便的人」，為胡金銓做了多少事？眼前倒是有一個法國老外記得他，在默默為胡金銓做事。

這位法國老外廣泛訪問海外的電影人，談他們對胡導演的感受。他希望訪問一位雜誌人及文化人，談談胡金銓所發表的文章及對他的雜感。我編的《明報月刊》與胡導演很早便結緣。

胡導演於一九七三年開始在《明月》發表文章，一直到他逝世前的一九九五年，他還在《明月》發表文章。他的《老舍和他的作品》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開始在《明月》連載，後來他在香港出版了《老舍和他的作品》的第一本著作。

胡金銓不光是一個電影導演，他還是一個博學博識強記的學人。什麼話題一經他縷述，都有眼有鼻，栩栩如生，既有典故又有出處，在他的侃侃而論下，繪影繪聲，很是立體，像是在觀看電影。也許這便是電影感。

某次與他相聚，他在飯桌上，倏地來了興致，大談皇帝吃什麼？令一眾人等為之神往，我立即向他約稿，那是一九九四年歲末。隨後他以《皇帝吃什麼？》為題，在《明月》連發兩篇相關文章，令人大開眼界。

在訪問中，我向法國老外表示，可惜胡金銓走得太早，如果待到兩岸開放市場，他攝製的電影不難解決老大難的問題——電影市場的難題。

百家廊

和諧的麗江

戴永夏

到過麗江的人，無不為它的美麗所折服。它的繁花似錦，四季如春；它的小橋流水，如詩如畫……都生動得令人心醉。然而，最令人感動的，還是那隨處可見的和諧景象。它讓山河生色，為民族增光。它也讓麗江的美麗，更具有歷史的厚重和精神的閃光！

原始信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麗江之美，美在自然，也美在生態。而麗江良好的生態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納西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

在對待大自然的態度上，勤勞純樸的納西人表現得相當理智和寬容。他們認為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不可隨意冒犯，否則將遭到無情報復。因此，每年農曆的龍蛇之日，納西人都有祭「署」的習俗。這「署」是自然之神，納西人信奉的《東巴經》上說他與人本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後來貪婪的人類侵擾自然，污染河流，濫伐森林，殘殺禽獸，冒犯了「署」，結果兄弟成了仇人，人類遭到大自然的無情報復——到處山崩地裂，洪水氾濫，瘟疫橫行，天災不斷……在這危急時刻，東巴教祖師和大鵬神鳥出面進行了調解，人類與「署」約法三章：人類可以適當開墾一些土地，砍伐一些樹木，但不能過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況下，人類可以適當獵捕一些野獸，但不能過多；人類不能劈山炸石，污染河流湖泊。從此以後，人類與自然又重歸於好，相處得更加和諧……

在「人與自然是兄弟」這一傳統思想支配下，納西人不但把保護自然生態當成自己的自覺行動，還制定了一整套保護自然生態的法規，以此來規範制約人們的行為。如在納西人聚居的地區，都訂有保護山林水源的鄉（村）規民約，各村寨還定期推選德高望重的老人組成「長老會」。「長老會」除負責制訂全村的村規民約並督促實施外，還有權對亂砍濫伐等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進行懲罰。

在伐木漁獵上，儘管麗江一帶的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但納西人一直恪守着適量獲取和去舊補新的原則。他們把上山打柴叫做「借柴」，打多少柴，要種上更多的樹；把到河裡捕魚叫做「借魚」，魚「借」來後，要向河裡放養更多的魚苗……他們採取種種行之有效的措施，使賴以生存的動植物資源不斷更新，永不枯竭。

無牆之城：人與人和諧相處

按照中國的傳統，古代的城邑一般都築有城牆，以防禦敵人入侵，保一方平安。然而作為納西族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麗江古城，卻不設城牆。這充分體現了納西人的另一和諧理念：人與人和諧相處。

關於麗江古城為何不設城牆，民間有幾種說法，其中之一是：因統治納西的土司姓「木」，如果城市四面被城牆圍起來，就成一「困」字，那將使自己陷於困境，因而不築城牆。這種說法雖可成立，但不全面，因為這種「解字」遊戲是漢文化的產物。而在漢文化傳入之前，麗江古城就沒有城牆。

比較可信的說法應是納西人素來開放親和，樂於跟其他民族和睦相處，互幫互助；納西族首領土司也目光高遠，不閉關自守，一貫主張跟兄弟民族友好往來，共謀發展。尤其從明初開始，麗江古城就成了納西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作為「茶馬古道」上的重鎮，它又是溝通西藏與漢族地區的必經之地。木氏土司為了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理所當然地選擇了「誠招天下客」的開放政策。而古城不設城牆，正適應了這一開明政策的需要。

同時，按照納西人的傳統觀念，城鄉之間本不該有地位、身份等方面的差別。古城不設城牆，就更有利於城鄉居民相互往來，互通有無，密切聯繫，和睦相處。這種和諧的城鄉關係促使四鄉的農副產品暢行無阻地流向城裡，城裡生產的手工業產品及外地運進來的日用百貨也能比較順利地流向農村，從而進一步促進了城鄉經濟的發展。

古城不設城牆的開放政策，進一步促進了民族團結。昔日麗江古城的居民，除納西族外，還融合了許多兄弟民族，還有木氏土司從內地延請來的教師、醫師、工匠、方士等的後裔，以及外地來經商、打工的人員。這樣多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成員和諧的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中，充分體現了納西族的包容性和聚合力，也是對他們「人與人和諧相處」理念的很好詮釋。

木府建築：各民族文化的完美結合

在麗江西南隅的獅子山下，有一片宮殿式建築群，這就是古代納西族統治者木氏土司的衙署——木府。木府的建築相當豪華，向有「北有故宮，南有木府」之譽，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也曾稱頌它「宮室之麗，擬於王者」。這一片世界聞名的古建築是納西民族的驕傲，也是各民族文化完美結合的樣板。

木府的殿宇氣勢宏偉，巍峨壯觀，帶有明顯的北京紫禁城建築風格。木府的東、南、北三面有一條「玉帶河」環繞，這也是仿照中原古代都城開鑿護城河的做法。整個建築群殿宇錯落，畫棟雕樑，富麗堂皇，氣象森嚴，透射出明代古建築的威嚴與大氣。而府內「玉溝」縱橫、碧水長流的佈局，又體現出了麗江特有的建築特點。

木府建築物的佈局，也是按照內地建築的中軸線結構排列的，在一條長三百六十九米的中軸線上，依次排列着木牌坊、石牌坊、儀門、議事廳、萬卷樓、護法殿、光碧樓、玉音樓、三清殿、木家院等古式建築。其內部構造又像江南園林建築一樣，有迴廊假山、曲橋花池、戲台古木等，各個景點之間還巧妙的採取了一些構景手法。但它的坐向又異於內地傳統的「坐北朝南」，而是採用納西族慣用的「坐西朝東」。因為東方屬木，納西人認為「得木氣而盛」，所以他們喜歡東方，建房也多朝向東方。

■木府是納西民族的驕傲。 網上圖片

木府的殿堂庭院、亭台樓閣、水榭迴廊、飛簷斗拱等也都吸收了中原的建築風格，既大氣又不失精巧。宮殿的窗欞、飛簷上都雕刻着精美的圖案。這些圖案有的取自中原文化，有的取自東巴文化，有的又取自藏族文化。這些文化元素在這裡相互交融，相互映襯，共同創造出了巧奪天工的藝術精粹。

木府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萬卷樓。顧名思義，這裡是木府的藏書館。樓中除藏有千卷《東巴經》、百卷大藏經、六公土司詩集、眾多名士書畫等珍貴史籍外，廳堂的中央還供奉着孔子牌位，可見木氏家族對儒家文化非常重視。據說，當年木氏土司比較開明，鼓勵人們努力學習漢族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教育，廣交中原名士，並從內地引進許多文、醫、教育、建築、開礦、工藝製作等方面的人才。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就曾被土司請進府中，為其子女講授儒家文化。正因木氏土司敢於開放，善於對各民族文化博採眾長，才進一步促進了麗江的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創造了少數民族中少有的輝煌，使麗江成為西南邊陲的一顆耀眼明珠！

生活語絲

「遺園」私房菜

吳康民

杭州居然有不少地方偏遠的私房菜酒家，這一次在吃的方面「收穫」不少。過去到杭州，只知有「樓外樓」，自從數年前見識了該酒家的粗製濫造之後，原來現在杭州人人皆知。但該酒家仍然其門如市，原因是接待眾多的旅行團。

第二天在一家叫「龍井草堂」的「遺園」就餐。

這家餐廳有三大特色：第一是偏僻，它位於杭州的龍井路，但乘汽車前往，還要下車走一段很長的山路小徑；第二，這家「遺園」，佔地達二十七畝，卻只有八個套間，供應八桌酒菜，完全要預定而不接受散客；第三，價錢很貴，光是沖龍井茶，每位便要一百元；榨鮮果汁，每札二百元。只飲料便如此高價，菜色價錢可想而知。

當日我們共六個人，所吃菜單如下：四味冷碟，金蟬銀翎（魚翅），古法刺參，火丁蠶豆，西湖蔬菜，腐皮毛毛菜，桃紅燕清（燕窩），美極河蝦，黃湯魚肚，炒蛋，慈母菜，點心。除魚翅和燕窩稍貴外，其他都是家常菜。但相信價錢不菲。

更加有趣的是每一個套間廳堂，都以國家老領導命名。我們的一間，叫「主席堂」，是以毛主席命名的。廳中掛有毛主席像，兩旁懸掛對聯：「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廳堂有點古色古香，但陳設也並不太名貴。

餐罷到附近的「總理堂」和「朱德堂」去參觀，剛好食客已經離開，因而可以進內。這兩個廳堂陳設大同小異，但似乎比「主席堂」小一點。「總理堂」同樣掛有總理像，兩旁懸掛着「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總理愛人民」；「朱德堂」的是：「一根扁擔挑江山」、「開國將帥第一人」。

至於剛才談及菜色中有一味叫「慈母菜」的，別以為是蔬菜，實際上是一盆紅燒肉，據說是毛主席生前最喜歡吃的。為什麼叫慈母菜呢，也許是毛澤東兒時母親煮給他吃的吧。這盆紅燒肉太大了，我們吃不完，我便把它帶回香港，還吃上好幾頓哩。

隨想國

生命之水

興國

巧得很，今年聯合國訂為「世界水日」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那一天我特別珍惜用水。不過，所謂珍惜用水，也只是少洗一次澡而已。反正那天天氣很冷，自己又沒有作大量體力勞動，沒有出汗，就連用濕毛巾去擦擦身體都不需要。

事實上，聯合國在二〇〇三年的最後一個月，就宣布二〇〇五年起的十年，訂為「生命之水」國際行動的十年。到如今，期限已過了一半，我們看到的，是世界有些地方正為乾旱所苦，有些地方卻依然水災為患。

水是維持生命的必需品，所以，有些地方沒有自來水供應的話，就自行打井，造成的結果是地層下陷。台灣正面臨的，就是「下沉之島」的趨勢，建設好的高速鐵路，推測十年後就受此影響而有行駛上的危機。

生命之水，聯合國的呼籲世人要好好愛惜，效果有多大？相信對於不在乎水費支出的家庭來說，節約的效能很小。

愛好飲白蘭地的法國人，倒是愛惜生命之水的。我曾參加軒尼詩的一個宴會，除了喝到XO白蘭地之外，更品嚐了註明為一九七〇、一九七八和一九九六的三種軒尼詩產品，但他們卻不稱之為年份白蘭地，而叫做「生命之水」。原來軒尼詩的XO，就是用幾種「生命之水」來勾兌出來的，才會達致最佳風味，一如中國的白酒那樣，不勾兌是達不到最佳的柔順效果。

所以法國人最愛惜這些每年蒸餾出來的「生命之水」，因為沒有了「生命之水」，就沒有了最佳的白蘭地。這個道理，世人似乎可以參考，年年都要珍惜用水，因為所有的水，都是維繫生命的必需。

路地觀察

否定美學的《小香港人》

湯禎兆

阿高的畫從來都是不起眼的——我所指的是他一向沒有炫人耳目的畫風，沒有精闢入肉的蝕骨對白，也沒有波譎雲詭的驚人情節，所有全屬草根低下的堅實觸感。那是羅西尼里的世界，那是狄西嘉的世界，那是堅盧治的世界——簡言之，那並非屬於今時今日時尚脾胃的餐點，甚至不限於大眾口味，連小眾追求也難以迎合。

《小香港人》當然有植根本土微觀現實的立意，但那又不可硬套編收在本土關懷的牌匾下作簡化的閱讀。他對現實細節的凝視，通篇貫徹清晰，清潔女工的工具夾，經田北辰在《窮富翁大作戰》中道明僱主規定他們不可彎腰拾物，以免有礙市容後自然令人恍然大悟。至於營業經理的工不稱銜，花樣年華的知客現實與浪漫影像的錯位，大力士與周國豐筋疲力盡的聯想，甚至於以瞥伯來加以自嘲，均可見綿密的變形反思。不過更重要的，是他從來沒有對草根低下階層作定型的刻劃，那也是堅盧治的影像教室—他的作品，對草根分子的難纏及陰暗面，一向沒有迴避作直面而視，也因而才成就出大師的盛名，建構出現實的立體人生。阿高對「小香港人」的觀照，也不時流露相同的睿智慧眼，稚子的人性不善，對鄰家女孩浪漫想像的逆向溫馨提示，乃至對虔誠信徒的含蓄觀照等等，皆一一道破從來沒有典型人生這回事—每一角色背後的人物，均有待我們作仔細審視，唯其如此，本土關懷才具意義，而不致淪為口號式的文宣產物。

我一向珍重阿高的畫作，他在香港踽踽獨行，堅守自己的步履，以手上的畫筆勾勒出自己的所見所感。香港的一切不會因《小香港人》而有所改變，阿高肯定深明此理，但我相信也惟有香港才可以孕育阿高，現實土壤沒有甚麼好與不好之別，總之否定背後自有肯定的光芒綻放。